

话说

郑州

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、天津三不管齐名。100多年前,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……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,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。这一切的高度集结,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一面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,从某种意义上讲,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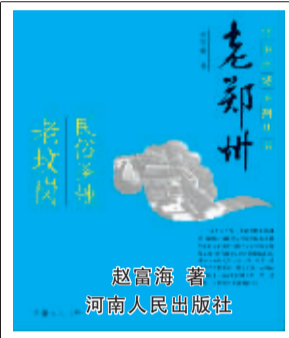
张杰尧是相声艺术的开拓者

张杰尧 1945 年携全家五口到老坟岗说相声。他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相声《戏剧杂谈》《关公战秦琼》。这两个相声段子是他 1938 年创作的,新中国成立后,经相声大师侯宝林整理,成为经典相声。1962 年,侯宝林特请张杰尧去京与他合说《关公战秦琼》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了音。

《关公战秦琼》可说 15 分钟,内容是说军阀韩复榘之父过生日,戏班唱堂会助兴,演出《千里走单骑》。韩父以军阀割据为由,认为关公是山西地盘上的英雄,山东地盘的好汉是秦琼,要戏班让关公和秦琼比武,改说《关公战秦琼》,不说,俄三天不给饭吃。演员临时编词上场。秦琼唱:“我在唐朝你在汉,咱们打仗为哪般?”关公唱:“叫你打你来你就打,你要不打他(指韩复榘)不管饭。”

汉将关公何以战几百年之后的唐将?曲目短小,讥讽尖锐,“包袱”利落,笑料多多。新中国成立后,侯宝林相声代表作之一便是《关公战秦琼》,在电台演出,受到亿万人民群众的喜爱。但在 1959 年反右倾时,这个相声段子被认为是讽刺党搞“大跃进”瞎指挥而被批判。1938 年创作的相声,怎么会讽刺 1958 年大跃进瞎指挥?这真成了“关公战秦琼”了,正是“理儿不歪,笑不来”。

张杰尧在老坟岗 6 年时间,除在三里茶社说《戏剧杂谈》《关公战秦琼》等相声经典之外,还创作了《七不闲》《燕子李三传奇》《五红图》等相声段子。他 1967 年去世于西安,终年 73 岁。张杰尧一生创作相声段子 360 多个,演出 480 多段。《五红图》自他



赵富海 著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创作出来之后,历来为相声演员的练功段子。他当是中国相声艺术的先驱和开拓者,名副其实的相声大师。

河北保定人刘化民 10 岁投相声名角张寿臣,13 岁出师后,跟随相声大师马三立、师兄刘宝瑞在山东、徐州等地演出。他 23 岁来河南,先后在开封相国寺、郑州老坟岗、商丘、界首等地演出。1950 年落脚郑州,1956 年加入郑州市说唱团。因投名师张寿臣、马三立,刘化民艺术功底深厚,表演技艺纯熟,逗、捧俱佳。代表曲目有《拉洋车》《山西家信》《菜单子》《戏迷闹洞房》等。

马三立“文革”后期在北京演出,河南省曲艺团派人赴京看望马老,马三立听说是河南省郑州来的,就问,知道老坟岗的“小地梨”吗?来人说不知道,马三立不客气地说,说相声的不知道老坟岗的“小地梨”,我怎么知道你是郑州来的呢?来人讨了个没趣。听说这位省曲艺界人士回河南后立即打听马三立说的“小地梨”,他这才知道,“小地梨”叫刘化民,几十年前就叫响老坟岗了。“小地梨”刘化民的“包袱”常常甩在相声的“垫子”里,如他《豆腐宴席》的“垫子”。“听相声的好处”就是一层层铺垫,一个个包袱,最后把“包袱”抖开。

表演“骂大浑”的还有父子俩的,夫妻俩的,兄弟、姐弟、兄妹俩的。1960 年我出差去安徽界首,晚上没事,就到当地曲艺茶馆听相声,当时说相声的就是夫妻俩,男的叫杨宝璋,与侯宝林是一辈的,女的姓王,两人说对口相声《山里红》,自说自演,又逗又捧,“包袱”干净,落地脆响。

32

白领

婚姻

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,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: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,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;丈夫不抵家外诱惑,十年婚姻几近崩盘;生母非但不调解,还撺掇女儿离婚,过“独立自主”的生活;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,一再选择沉默……三代女人,心事万千。

罗湛第二天如约来到前妻家

桂雅丽拿起话筒“喂”了两声,没人说话,刚想挂,听到朱西子的声音:“桂雅丽吗?又是我,罗湛回来了吗?”桂雅丽一声不吭,放下话筒:“老罗,你电话!”

朱西子等了好一会儿,才听到罗湛的声音:“我是罗湛……”她很不同意:“你在干什么,怎么这么半天才接电话。”

“你说,什么事?”罗湛尽量简短。卧室里有个分机,桂雅丽轻轻拿起话筒,话筒里传来朱西子的声音:“……下一步该怎么办,我觉得有必要和你面谈……喂,罗湛,你怎么不说话?”罗湛说他在考虑。

“你能不能和我见面?”罗湛没做声。“你是不是说话不方便?”罗湛说很方便。朱西子说:“那你来吧,说个时间。”罗湛又没声了。

“好,这说的我都说了,你这个做父亲的自己看着办吧。”朱西子要挂电话了,桂雅丽赶紧挂了电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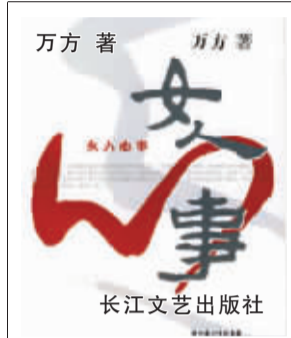
罗湛说:“等等,那就明天上午吧。”

第二天罗湛来到前妻家,两人面对面坐在餐桌前。罗湛说:“这两天心里非常别扭。”朱西子冷笑道:“别扭,仅仅是别扭?”

“以前小想和我谈过她的婚姻,我甚至也和严立达谈过话……”朱西子很惊讶:“怎么,你早就知道?”

“雅丽和我透露过一点儿……”

“对,你们都被严立达骗了,我是被你们骗了。”“谁骗你了?”罗湛问她。“我一直被蒙在鼓里,不是吗?”罗湛语塞。“可我是罗想的妈妈,桂雅丽是什么人?”“她是我的妻子。”朱西子狠狠地冷笑。“你冷笑什么?”



万方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
“我说我觉得她不幸福,他们的婚姻是在凑合,我不赞同这么凑合下去,你就反对我。不,你不光是反对,你还指责我,说我破坏女儿的婚姻,我简直就是罪该万死。”

“你不要太夸张了。”“我夸张了吗?不,一点儿也没有,你说我是孤家寡人。这句话我永远也忘不了!”罗湛不由低下了头。“现在怎么样,你的好弟子,你的好下属,你的好女婿,他干的好事。你还有什么话可说,啊?!”罗湛猛地一拍桌子:“够了!”朱西子浑身一哆嗦,对前夫怒目而视:“你还跟我拍桌子,我也会!”

朱西子更加用力地猛拍桌子,手都拍疼了,可她咬牙忍着。这对前夫妻敌人似的彼此瞪视,忽然间罗湛泄了气,难过而又沮丧地摇头叹息。朱西子也沉默了。半晌,她骂起来:“这个混蛋,他敢欺负小想!他算什么东西,他哪点比得上小想,小想没把他甩了就不错,他还敢不老实,流氓,混蛋,王八蛋!”

罗湛看着很毒咒骂的前妻,扑哧笑了。朱西子问他笑什么,罗湛感叹一声:“到底还是亲生父母啊。不一样啊。”

“什么意思?”罗湛说,桂雅丽一直瞒着他,虽然他知道她没有恶意,是好心。

“但愿吧。”朱西子不以为然。“她确实是好心,她觉得小想能怀孕不容易,她希望不要出乱子。”

“那她就眼看着她小想被蒙在鼓里,被人欺骗。”

“她也有她的难处。”

“你啊罗湛,你刚说了一句真话这就缩回去了。你说得一点儿不错,不是亲生父母就是不一样,不可能一样。”

“既然不可能就不要再说了。”

32

刑事

侦探

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。案情每到关键时刻,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。案情错综复杂,千头万绪。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,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,以维护法律的公正,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。

魏大若和江士勇突然出现在胡建刚面前

胡建刚舒了口气,环视了一下金碧辉煌的大厅,每个旅客都优雅地朝海关口走去,胡建刚也和小苗汇入登机的人流中,向海关口走去。

“小苗。”

“什么事?伯伯。”

“以后啊,你别再喊我伯伯了。”胡建刚看着站在平行电梯上的小苗,说,“还有二十分钟,我们就要出海关了,我想还是把最后一个秘密告诉你。”

小苗转过身来,注视着胡建刚。

“你是我的儿子。”

“多少年来,我一直这么想过。”小苗说了这句话之后,就转过身去,抬起手,擦去止不住的泪水,小苗实在说不出是怎么一种心情,只是所有的感觉中,没有激动和兴奋。他为曾经与母亲结婚的那个男人,胡建刚曾经的部下,感到悲哀,为母亲感到耻辱……

终于到了检票口。胡建刚惬意地把签证递了上去。

“你是胡建刚?”

“是我。”胡建刚努力站直了,显得精神。

“请你在上面签个字。”海关签证检查口递出一张纸来。

胡建刚一边伸手去接,一边微笑着:“好,好。”

当胡建刚拿过那张表格一看,身体一下子失去了重心,摔在了地上,身后的人发出一阵惊叫。小苗赶紧把胡建刚搀起来,以为胡建刚心脏病又发作了,当小苗顺手捡起胡建刚掉下的那张表格时,小苗也坐在了地上,胡建刚重重地跌倒在小苗的身上。

小苗再抬头看时,魏大若和江士勇居然站在他们的前面。



村人 著

胡建刚坐在地上,伸手指着江士勇,声嘶力竭地喊着:“有鬼,有鬼啊。”周围的中外旅客,惊讶地看着失态的胡建刚,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魏大若没有穿检察官制服,一身笔挺的西装,右手拿着一个假发套。江士勇则完好无损地站在魏大若的身边,冷冷地注视着胡建刚。

“狗日的魏大若……”胡建刚坚持着用手撑在地上,他想站起来,站着和魏大若说话,但他的努力失败了,他竭力做出轻松的模样,笑着对魏大若……

“咱们还回延江吧。”魏大若坐在了胡建刚的身边,翻着手里的本那本护照,“这个我先替你保管着,到需要还给你的时候,我再把它交到胡书记的手上。”魏大若把小苗的护照翻开、合上,再翻开,再合上……

胡建刚不再有半点慌张,至少在魏大若面前,他得使自己保持镇静。

“胡书记,你的技能确实很高,玩火自焚,是规律。”那段京剧唱词,反复地在车里回旋,魏大若只是示意司机把音量调低一点,“也只有你能玩出这样的花样来,你太了解延江的司法系统是怎么回事了,你也太了解我魏大若的为人处世方式了,太了解我的个性了……可是你错了,你不该把我召去你的办公室,让我调查刘堤的假摔,你应该先把那位打电话告诉你有关我要调查刘堤情况的那个人,先调查一下,他是谁?为何要透露那样的消息给你?你的算盘怎么打的,我也明白,那个时候你的签证还没有下来,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办好签证,所以,你需要时间,而这个时间只能利用我来帮你延长,我也就成了你手里的一枚棋子。”

胡建刚迅速地抬起头来,看看魏大若,闭上眼睛。

32

人物

传记

郎朗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青年钢琴家,郎朗对于“竞争”、“赢”、“第一”、“梦想”、“牺牲”、“坚持”等理念在他成功路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做了坦率的陈述,这种对于成功的热切渴望与破釜沉舟的追求,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、渴望成功的年轻人,极具启示性和参照性。

我总愿母亲讲她年轻时候的事

我出生于 1982 年 6 月 14 日,那时“文革”已经结束 6 年多了,可我仍然能感受到它的回响。记得我 7 岁时的一个晚上,父亲值夜班,在沈阳的夜总会和娱乐区维持治安,我练了好长时间的钢琴,刚结束,母亲在我身边坐下来,递给我几瓣新鲜的橘子和一杯凉水。没费多少劲,我就怂恿她开始讲起她年轻时候的事。

我喜欢听母亲的故事,因为她曾经在学校里当过歌手和演员,她说话也像演戏一样,总是兴高采烈,还带着戏剧化的停顿。她跟我讲她和我父亲的生平故事,讲他们的生命是如何紧密相连,在我的脑海里,每一段故事都有配乐。自打我记事以来,我的脑海里就有音乐,像电影配乐一样,为我生活中最难忘的时刻伴奏。我听到过练习曲、协奏曲、奏鸣曲,还有伟大的交响曲。我听到过和声和复调。我听到了音乐所表达的故事。对我来说,音乐就是故事,而我父母的生活就充满了跌宕起伏,可以为戏剧和激动人心的音乐提供素材。

母亲说:“我很早就爱上了音乐。音乐总能给我鼓舞,给我欢乐。”

母亲告诉我,她才 4 岁时,我的姥爷和姥姥就领着她和我的 3 个舅舅举家从丹东迁到了沈阳。在沈阳,姥爷在一家工厂当高级技术员,姥姥成了一名会计。姥爷爱唱京剧里的段子,所以家里总是有音乐。

“那我姥姥呢?”我问,“我怎么从没见过她?”“我还小的时候她就得了肺病过世了。”

“多小?”我问道。“我那时九岁。”我的心一下子狂跳起来。我突然感到了恐惧。“我 9 岁的时候你会不会死?”



郎朗 著

她向我保证:“哦,不会的,宝贝,我永远都会和你在一起。”

我问道:“你那时害怕吗?”

“没错,我那时很害怕。我是家里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子,和你姥姥很亲。失去她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我害怕生活中没有了她。”

“然后呢?”

母亲说:“然后……然后就像现在这样啦,生活总要继续。”

姥爷在厂里工作非常出色。他发明了一种装置,提高了生产效率,并因此获得了“革新能手”的称号。我母亲上了学,成绩不错,还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,独唱、领唱、领舞样样都行,还在小歌剧里扮演角色。然而,1966 年到了,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,一切都被改变了。

因为母亲的爷爷是地主,她全家都被视为改造对象,尽管事实上,母亲从来就未见得那所谓的“地”。虽然我的姥爷在厂里是个顶大梁的技术员,他那时却不受信任,还得接受严格的

监管。为了不让母亲和几个舅舅担惊受怕,姥爷从没提起这些事,直到一天,一个朋友赶到母亲家,冲他们喊道:“你爸他被人拉到街上游行去了!”他们才知道。母亲那时甚至都不知道游行是什么意思,但还是跑到外面去看是怎么回事。厂里有一批人被抓到大街上游行,姥爷也在里面。他们全都戴着高帽子,举着牌子,上面写的字母亲也看不清。她想要跑近些看看个究竟,但他周围全是红卫兵。那天晚上,姥爷没有回家。母亲哭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,当姥爷终于出现在家门口,母亲冲他奔过去,问道:“他们干吗要这样对你?你犯了什么错?”姥爷说:“我没有犯错。我什么坏事都没做过。”

1